

珂雪齋近集

珂雪齋近集卷之四

公安 表 中道 小脩甫 著

遊石首繡林山記

大江自三峽來所遇無非石者勢常結約不舒至西陵以下岸多沙泥當之輒靡水始得遂其剽悍之性如此者凡數百里皆不敢與之爭而至此忽與石遇水洶湧直下注射拳石石岬岬力抵其鋒而水與石始若相持而戰以水戰石則汗汗田田澎澎汧汧勞之爲林蝕之爲竅銳之爲劍戟轉之爲虎兕石若不能無少讓者而以石戰水壁立雄峙怒猱健鷲隨其

洗磨簸蕩之來而浪返濤迴觸而徐邁如負如北千
萬年來極其力之所至止能損其一毛一甲而終不
能嚙骨理而動齧齶于是石常勝而水常不勝此所
以能爲一邑砥柱而萬世賴焉者也予與長石諸公
跡其顛望江光皓淼黃山如展旆意甚樂之已而見
山下石磊磊立遂走磯上各據一石而坐靜聽水石
相搏大如旱雷小如哀玉而細睇之或形如鐘鼎色
如雲霞文如篆籀石得水以助發其妍而益之妍不
惟不相害而且相與用予歎曰士之值坎壈不平而
激爲文章以垂後世者何以異此哉山以玄德娶孫

夫人于此石被綈錦故名其下卽劉郎浦是日同遊者王中秘季清曾太史長石文學王伯雨高守中張翁伯王天根也

遊龍蓋山記

邑南郊外山如龜背起至龍蓋始極尊特如象蹲予與遊侶數人插緋緣其鼻而登其顛近帶江流遠視華容東山玄石諸山如潑墨昔張岳陽謂此中禪堂道冠天下絕境今觀其沉沉盤鬱信然嶽廟側有李衛公祠公征蕭銑時屯兵處也公提兵從陝州攻江陵不踰時銑卽面縛未嘗頓兵此地豈南下嶺南桂

管取道瀟湘時耶公爲唐元功此其矯矢其後平公
祗破頡利擒吐谷渾事業日盛恩寵亦極文宗時其
五世孫彥芳上家藏遺物及詔書其一爲平蕭銑時
所賜于闐玉帶十三胯七方八刃各附環以金固之
其函內有詔一紙曰有晝夜視公疾大老嫗遺來吾
欲熟知公起居狀權德輿常讀太宗手詔至流涕曰
君臣之際乃爾耶想見草昧用人同心同德景象人
臣何以不思盡力然公于神堯時尚存告變之嫌方
兵次陝州非許紹力請亦以逗留死矣功名之際可
畏哉公平定江南以寬大行之于此地有恩澤法宜

祠與今黃山祠謝晦梁山祠梁松大異而廟宇頽然可歎也山左下有徑路可達石頭庵庵卽予禪友冷雲隱處冷雲居中郎柳浪最久學已有所入未五十而亡率坡蕭瑟甚可念庵後見南山亂石一壁石浪滂湃亦佳

石首城內山園記

繡林之顛枕江其趾坦迤半在城故背城而居者其後皆有山可眺望長石宅後卽爲山陟其顛則兩山峰巒列髻而出江流晶晶其下有石楠一株最古取以名其館草萊叢生甚朴野然實爲覽矚勝處其右

數十家外得王太學養盛園中有亭望南山草木了
了其後最近繡林之顛遊人鬚眉可見而水石相搏
之聲淙淙入耳其中石骨披露處鐵壁繡苔饒古意
其右數十家外爲王中秘季清園門徑有方塘貯水
可十畝老桂數十株半山有亭壽藤一大壁作殷紅
色不以碧綠盤石一具可弈有石洞可容數十人今
封閉未敢開由洞外登山松下怪石鱗鱗望龍蓋最
近江流益闊帆影可攬夫城市櫛比之地得數畝種
花竹足矣安望有山卽有山亦未必與水相湊而今
者大江復浩然繞山而出不杖履而具登眺飲食起

居與山水相偶此亦有異福予家公安爲水所嚙不
適有居而先世村落又與此相近中郎方卜居沙頭
予謂不若此地之富烟雲也入都當細商之萬曆戊
申仲冬朔日

過真州記

真州卽古白沙地也城濠帶引白波晶耀極可泛萬
曆戊戌予曾客此詢舊遊半已化去城中有寺曰天
寧內有浮圖爲尉遲敬德建下有僧舍頗潔門外茂
樹十餘株舊與吳興臧顧渚閩人謝在杭同納涼其
下文酒賞適甚快題曰嘉樹林墨瀋如新已十二年

矣後殿有井卽東坡井也東坡宦轍屢次真州欲往
陽羨皆不果初自黃移汝道出南都晤張安道以二
生經授之託以流布是時方上書乞居陽羨住真州
俟命爲書此經內有禪室卽其書經處也得旨一月
後登州之命旋下未得至陽羨也儋耳北還子由已
定居許下不欲老年兄弟復作兩處再次于此地令
人往陽羨鬻田東北行裝而商之程德孺輩云相忌
者多北行漸近都門必不得靜以此遂定計居陽羨
霜露溘至卒于常州顧塘橋之孫氏宅竟亦未得至
陽羨也田間之樂託之空言耳悲哉子瞻云老境况

弟不得相聚此天也吾其如天何但此行避害省力
於計爲得予謂當深文刻責之時士大夫動以唇吻
得過多難畏人固其宜也然使放歸陽羨之命下卽
高臥不起約子由爲長往計則夜牀風雨之樂可以
再尋何至作枕榔樹下人哉比之後來更覺省力惜
乎不早決也大士閣內所供伽藍爲昭明太子訊之
都不知其始末蓋此地近建業于時南朝剎宇最盛
青宮或有勝願未可知也與鶴林寺米顛共是慧業
文人正堪作對出寺數百步爲學舍泮池極皓淼原
爲資福寺基十年前一長令奪以爲學後來頗有異

應予不欲言之矣。鳧史曰：予去此十餘年耳。昔年素封之家，夷爲窶人，喬木

漸摧亭臺異六主游雲幻變豈待華表鶴來也哉可歎也

南歸日記

庚戌春試事既畢，形神俱憊。念汎汎一鳧，何所不適而自苦如此。會中郎予告還，楚予遂附之而南。時二月廿四之庚午日也。客有留予候捷者，予曰：捷則書負已畢，嶽遊方始。若其不捷，登山涉水亦無害也。驅之出春明，憇于盧溝橋，望西山及翠微諸山，猶帶殘雪。水泮水滑，泊流據志。其下卽古桑乾水也。考桑乾發源馬邑之金龍池，百斛泉至盧溝，會于天津。盧溝

河出太原之天池伏流至朔州馬邑從雷山發爲渾泉會桑乾河則桑乾盧溝派同源異非一水矣桑乾出馬邑洪濤山水經名滌涪水又名灑水大都燕之水多發源于晉而歸于瀛晴則穉流可揭雨後奔雷轉石不可以舟寘梁亦多衝擊惟此橋以全盛之物力爲之壯麗堅固昔人謂趙州石梁望若初月出雲長虹飲澗予謂今盧溝足以當之止梁鄉蔽郵寒甚辛未雪大作次于邑壬申冒雪行過琉璃橋可三里許其下卽古所云聖水也按水經注聖水出上谷東逕玉石山過梁鄉縣逕羊頭阜合于涿水桃水至河

間入海一統志則云自房山龍泉峪流至霸州入拒馬河而予曾考會典所載琉璃河自磁家務發源潛流地中至梁鄉東入渾河者也詳核莫如國典當以爲正止涿州得賢書報被落初頹不快久之稍定予謂中郎曰昔陶弘景四十內期作尚書郎蹉跎不得遂隱居茅山今弟年亦四十餘升沉之事已大可見將從此隱矣中郎曰自汝兄承乏此官人見其熱予但見其苦方知嵇康王微甚近人情大人在堂勢難遠遯故園青溪紫蓋之間當與汝誅苑而老焉行矣乃復自憇按涿州卽古涿鹿地黃帝與蚩尤大戰處

也或云在今朶顏三衛之地未知孰是此地有展臺
乃燕昭展禮下士處與黃金蘭馬之臺並爲禮賢勝
跡爾時招徠方士無遠不至不欲令諸侯之客伺隙
燕邦故修連下都館之南垂展臺獨處其南于蹟爲
核易水之上又有昭王求僊臺三峰騰雲入霞合煙
罩霧雄心太略不惟規還故鼎並欲沖舉霄漢爲穆
滿之後勁作祖龍之前茅矣城東數十里爲督亢陂
荆軻所齎之圖也昔時號爲神阜他邦艷之故以爲
秦餌癸酉雪猶不止止定興甲戌雪霽西望山色甚
秀冶卽上方紅螺巘諸勝止安肅乙亥風大作官道

頗多楊柳如巷陌水枝凍榜宛似郭河陽鳥爪畫午
抵保定府清苑縣古上谷地也以境內有清苑河故
縣名漢爲樂鄉地高祖封樂毅後于此宋初爲保州
置林木以限胡蓋永平北接三衛南濱海東迫朝鮮
爲京師左掖保定控制飛狐倒馬聯絡紫荊負居庸
障西山帶易水爲京師右掖實號雄輔近城一舍有
郎山松山髻立穎時松梵相和丙子憇涇陽驛止慶
都拜堯母墓墓如崇阜正方登其顛望二城如小孟
西北諸嶂墨布則唐縣完縣山也予舊閱靈臺碑堯
母冢又在山東濮州地名成陽帝王世紀曰堯葬濟

陰成陽今濟陰小成陽俗嘑囚堯城正其藏舟處地
里志云成陽有堯冢靈臺南一里爲堯母慶都陵稱
曰靈都水澤通泉出印頰魚西五十步爲中山夫人
祠堯妃也漢延光四年祠唐堯于成陽歷代多于此
祠堯的然可據予謂成陽爲堯陵無可疑者然冀方
爲堯始封地故其母葬于此靈都之跡緣堯冢而附
會者也若許慎謂堯母爲天帝之女竒伊長孺家年
二十九無夫出觀于河赤龍負圖而至遂孕堯夫堯
爲帝嚳子豈云無父復以其事影響于漢蓋漢儒好
圖讖喜作幻語如此三月初一日丁丑過清風店涉

黃河河發源靈丘縣山谷經此流入滌水一名倒馬
關水憇定州古中山也至州學觀子瞻雪浪石黑質
而白章奔騰如浪盛以蓮花盒周遭刻銘字未經摹
榻神理甚完記書銘時爲哲宗紹聖元年四月二十
日辛酉至閏四月初三日卽有英州之命連謫惠州
涉海外流離顛沛從此而始可爲一歎公旣被謫文
字皆遭廢錮雪浪之名曠而不問至元符未始有儋
耳北歸之命明年張芸叟守中山方葺治雪浪齋重
安盆石作一詩寄公而公於是年夏謝世矣芸叟卽
摘柳州印碧蓮耦根以詫北人者亦一韻士也旁有

槐中空外裂亦數百年物前廡下刻王摩詰竹又有
雪庵書亦言詩元至正大德間有僧雪庵以大字楷
書名世其臨蘭亭爲牟大理趙子昂所賞予曾見其
所書茶榜頗倣子瞻過劉禹錫陋室漢景帝子封中
山子孫世爲中山人卽禹錫之鼻祖也後其七世祖
名亮者爲元魏冀州刺史已遷洛陽則子孫不復居
中山矣唐書于禹錫傳中止云自言系出中山不言
其生長此處意陋室者後人追作之也止新樂戊寅
過趙清河蓮花店店爲水圮舊見芙蓉滿溪今併無
水憇伏城驛止真定古恒山郡漢避文帝諱改常山

城中空闊如郊野天寧閣有大士像高七十餘尺庚子歲曾一至前有殘碑覺文士奇麗甚似六朝人筆日已暮不暇遊郡背恒嶽面滹沱故舊以名昔石晉棄茲嶽契丹宋不能復而託辭于飛石以文其陋今嶽已屹然內地而祀典猶襲襲制殊無謂弘治時馬端肅公上言嶽故在渾源州卽當從渾源以祀而倪文毅在禮部不能從說者以爲恨予客雲中曾往遊焉飛石遺穴尚存十餘年前有好事者往曲陽量之穴與石不差分寸亦甚可異五嶽惟北嶽不易至予少時卽得遊而餘四嶽者至今缺然再蹉跎則少文

隊遊之期近矣今幸而閒歸去卽首至朱陵決不食
言此郡城郭規制亞于神京說者謂京師多有四輔
大略宣府爲北輔永平爲東輔保定爲西輔而獨無
南輔河間臨清太遠非真定烏足當之第以宣府保
定諸處皆宿重兵而此地獨詘防衛稍宜增兵則過
矣夫保定等迫塞上故多建衛屯兵真定去塞遠去
河南山東迤嶺之腹內也非屬要害何必養兵以疲
民先朝自有深意非書生所知已卯渡滹沱周禮曰
滹沱又古文或作亞沱秦詛楚文中所云亞駝大神
卽此水也黃伯思謂卽秦之烏氏而董道據顧野王

之說以爲在靈丘且云一名涇水乃九澤之一則是
以涇水爲滹沱其謬妄可笑尤甚夫涇水之源在今
大同渾源州恒山南七十里合溫泉水至定州與倒
馬關水合正野王所謂出于靈丘者也滹沱之源在
今太原繁峙縣東北三十里秦戲山俗名小孤經曰
秦戲之山無草木多金玉滹沱之水出焉其源相去
千里何得混而爲一或曰秦之乞靈必于封內自穆
公十一年已取晉靈丘涇水在焉因而致詛似亦有
據予曰王官涇川久屬秦封滹沱所經也何必靈丘
之涇野王等踈于地志不足憑也夫此土滹沱爲川

配之恒嶽豈云細流桑欽作水經于濡易等水皆所
不遺而獨遺之尤所不解若其赫赫神靈能粹合堅
冰以應帝王比之襲流分風亦何以異秦祖雖謫蓋
亦有故然詛楚未幾絕秦亦至矣過蘇味道故里眉
山之蘇實源于此故子由以名其集止樂城春秋寧
武子舊封庚辰過廉頗里憇于趙州院有吳道子畫
水壁洶洶作奔屋之勢凡畫水者手捫似有污隆俗
筆皆然此或名手臨摹耳院舊以大士名亦云東院
卽從諗師說法處也師曹州郝鄉人姓郝氏童稚時
參南泉已能作孟春猶寒語早歲卽登壇說法而諸

方傳有八十行脚老而有疑之語不知出何典故雖云疑而悟悟後復疑者入理之常然非所論於趙州老人也當再考之出城過石梁飛虹跨水舊爲名勝昔僧問諗師久向趙州橋到來但見掠狗師云汝見掠狗不見趙州橋掠狗以木橫水之名一名樵書作略約今傳燈作掠恐誤過王莽城止栢鄉古歙邑是日有饋南和刁酒者清冽如泉當爲北酒中第一予盞一小甕中卽飲一盞頃之已醺然矣春已深今日方見嫩柳綠莎江南之興勃勃辛巳風大作揚沙道中民多菜色見臨城界石卽子瞻所云南還必返從

臨城道上望西山草木可數者也西山卽太行今日
沙霧不見秀色殊可恨止內丘壬午風愈勁礫石皆
飛中郎極言太子巖之勝卽蓬鵲山也一名龍騰相
傳扁鵲將號太子採藥于此故名天色陰霾不果遊
止順德古邢地項羽立張耳爲常山王居信都更名
曰襄國正是此地五胡石勒都焉依太行阻漳水石
季龍於此起大武殿基高二丈八尺以文石絳之下
穿伏室藏衛士皆漆瓦金錯珠簾玉壁又起靈風九
殿于顯揚殿後實以妖冶今皆迷其跡矣癸未過宋
璟墓碑爲顏魯公書今不存客曰世傳宋廣平梅花

賦得徐庾體會見否予曰此賦於宋時已不存矣昔廣平沉下寮作此賦呈蘇味道大爲延譽馴致通顯唐皮日休酷愛之擬作桃花賦今賦具存殊俚俗無致語恨不得廣平賦讀之耳昔宋史慶長遍尋之唐人制作中如姚鉉所編唐文粹蜀本唐三百家文粹唐七十家大全集及文苑英華唐人花木音樂賦十餘卷皆不得惜哉例知古人制作不傳者甚多如王無功稱薛收白牛溪賦嗟峨蕭瑟楊班之儔無功自著河渚可居賦仲長先生爲可與白牛連類而皆不存雖然廣平等皆不藉賦以不朽者也而賦且藉之

以不朽故梅花賦之名存則梅花賦存今賦之存者甚多而不如此三字之常入人耳也則謂賦至今存亦可過沙河積沙如雪亦名馮水至鷄澤與洛水合是日始見含萼桃李渡洛水源出太行山至鷄澤與沙水合皆入滹沱止于關唐建中中李抱真大戰田悅處也飲洛酒比刁酒清而少腴甲申風日清和歲儉甚游女多攀楊柳采其苗憇黃梁祠壁詩多作醒時亦夢時語殊可厭昔爛柯以淹爲速黃梁以速爲淹此於至理亦極有會止卽鄆登叢臺趙都也昔信陵救趙卽鄆釋圍觀魯連不受帝秦之賞則先生未

去趙也信陵于此時汲汲尋毛薛而於先生不開有
投分之語何哉豈踪跡孤清不可致耶抑信陵交臂
而失之耶此地春秋六國時饒冶女莫不吹竽鳴瑟
清歌妙舞以徧入諸侯之宮而不韋遂由之以移嬴
祥予謂不韋入姬于宮至大期始生政大期者十二
月也豈有入宮十二月始生子而猶謂其自呂生哉
唐虞之佐其後世代有天下而發祥于祖龍之身天
之所興豈可倖得如以牛易馬之說史通謂沈約故
造竒說以誤前代而元行冲推尋易馬之識乃魏昭
成帝名健者實繼晉後與元帝事無關著論明之此

則暖微不實之一驗也。呂之猾姬之佚政之酷固宜得此語而白帝之子亦天所授不可以誣故不容不辨。昔讀伽藍記載仙隱趙逸之言云：自永嘉以來二百餘年，建國稱王者十有六君，皆游其都邑，目擊其事。國滅之後，觀其史書皆非實錄，以此例知編冊所載，衮則萬善畢集，鉞則衆惡咸歸，未可盡信也。日暮閒步城中，滿目戚施，不聞寶瑟，但咿咿聽柴車聲，因思古今異時，乃爾然則今之廣陵庶幾古邯鄲乎？乙酉入中州界，稍見岡巒楊柳垂絲，桃李盛開，止磁州舊滏陽，以地有鼓山，亦名滏山，故名鼓山，上有二石。

如鼓相傳鼓鳴則有兵起一名神鉦金胡礪鼓山常
樂寺碑載高洋駱駝入山取尺八等事甚幻寺名竹
林爲聖僧所居亦猶匡廬之竹影寺也天地大矣不
足深論丙戌道中崇阜相望相傳魏武疑冢凡七十
二渡漳河漳源有二濁者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
從林縣入境清者出上黨清縣大黿谷亦名鹿谷從
涉縣入境俱合流經臨漳館陶入衛河諺云走馬渡
漳河言水來之速也此水西門豹史起引以灌田魏
武攻鄴以乏圍城及鄴後引水逕銅雀臺下入城
東注爲長明溝石季龍于鄴正南投石于河以起飛

梁費千億萬而功卒不就亦水至駛急故爾甜豐樂
鎮止彰德卽魏都也後趙石虎前燕後魏北齊皆都
焉操因漢祚本都洛陽以譙爲先人本國許昌爲漢
所封長安爲西京遺迹而鄴爲王業本基故並脩飭
如陪京者號曰五都以備巡幸三臺者一曰銅雀二
曰金虎三曰冰井洛陽有銅雀鳴則天下大稔臺名
或取于此昔小陸柔行至此與兄平原書云臺上奇
變無方常欲問曹公使賊得上臺而公但以奇譎避
之若焚臺當若何此公似亦不能止予謂如曹公者
天縱以奇譎之機智已如抱于將大阿于肺腑而屬

天下多事死生存亡判于呼吸日耦此境以淬洗而磨礪之故其寒芒迫之愈生鍊之愈熟不惟用之戰勝攻取之際卽生前遊覽身後釜鬚亦皆嚴爲備而密爲防如三臺之跡陽登眺而陰爲險阻至異代猶云鄴有三臺之固則其營綜之妙可知第考其一生之始終要皆巧于營臺類也皆知有營臺而不計有焚臺類也曹公營臺者也司馬懿焚臺者也司馬懿營臺者也五湖焚臺者也天地間陰陽而已矣陽爲德陰爲機合之乃成偏于陽者能方不能圓能顯不能晦往往幾事不密以害及其身偏于陰者疑鬼疑

神九天九地傷宇宙之和來造化之忌故雖幸而集
一時之事而赤族滅門之禍不旋踵而隨其後曹公
雖譎尚存微陽故時有敗露如司馬懿者狡獪宿成
而又日與曹公周旋密窺見其手眼若光魄青藍陰
乎其陰雖曹公亦不能出其彀中真可謂千古神奸
然兩家子孫不數傳而盡汚刀砧矣營臺焚臺速于
轉盼天道恢恢可畏也哉石季龍初承石勒之業居
于襄國其後移都于鄴增飾三臺更起臺殿四十餘
所若赤橋紫陌之宮翡翠玳瑁之樓閣道相屬連薨
接吻徙洛陽鐘虞九龍翁仲銅駝飛廉之屬于鄴其

意亦未嘗不爲後世計也然而積穢盈惡罄竹莫書
竭波難洗死之後十三子二十八孫身首皆分無一
存者此不過梟鏡耳又出曹馬下矣往年過此有顯
貴人出一瓦相示云是銅雀視之則贗物也銅雀瓦
工人姓名皆八分書非俗筆極易辨因與論古瓦可
爲硯者銅雀前已有羽陽宮瓦矣其後多東魏北齊
物而不知者槩云銅雀瓦有二曰筒瓦曰板瓦皆脂
以胡桃光明不蘚其上有細紋爲琴紋鉛粉和泥久
之錫花見故其上有錫花又有古磚亦可爲研大者
方四尺上有盤花鳥獸文千秋萬歲字其紀年非天

寶則興和蓋東魏北齊也近時東魏北齊物亦不可
得沉銅雀乎蘇易簡作硯譜以青州紅絲石爲第一
而列銅雀古瓦研于下品卽真者亦非佳物況于廩
者後此君以一硯遺中郎偶爲小史所碎其料與今
瓦無異相與大笑甚矣人之好贗也城東北有韓陵
山魏高歡破爾朱榮溫子昇爲碑徐陵所云韓陵一
片石可語者當謀榮時子昇持詔出宮遇榮問之直
云勃顏色不變可謂神膽子昇具絕世之才昔人稱
其陵顏轅謝含任吐沈楊遵彥亦云才行兼美而生
遭亂世卒有吞襦之禍梁武所謂恨我詞人數窮百

六者也丁亥過姜里以姜水得名水出蕩陰縣西北地爲殷之園土夏曰夏臺殷曰姜里周曰囿園樂錄云文王囚于姜里太顛問天散宜生之屬往見之文王贖右目柎其腹蹠其足於是諸臣知其意急構美女重寶以獻紂而文王返國卽此水上也其語頗不經矣戰國策文王拘于姜里武王羈于玉門呂氏春秋亦云文王不忘姜里之醜武王不忘玉門之辱文王旣沒武王載木主以伐商玉門之辱竟在何時殊不可詰蕙湯陰古蕩陰公子雅殺秦鄙處過浣衣里拜稽侍中墓惠帝征齊王頴敗績侍中致死血滅帝

丞侍中郎康子紹也昔山公薦紹賢侔卻缺且通音
律請爲秘書郎帝曰如卿所云乃堪爲丞何止爲郎
只此一語可死矣一腔熱血自當付之朝廷矣夫絲
竹鄙事也而山公以登薦剡曠達不羈今之所鄙爲
輕浮者也而裴頠則曰使延祖爲吏部尚書可使天
下無遺才故知知人未易別有神眼止宜溝戊子過
子貢故里渡淇水水清澈見石子源出王屋入黃河
甚有裴亭按淇澳之詩毛陸二家箋以爲棗乃王芻
竹爲扁竹皆草非竹也然淇園有竹其來久矣昔漢
武塞決河斬以爲捷寇恂爲河內伐以爲矢謝靈運

山居賦及謝莊竹贊皆指淇上。毛陸之說頗覺拘泥。予記班彪志曰：淇園殷紂之竹箭園。又不始衛武公矣。傳云：淇衛箛籥。淮南子曰：以烏號之弓貫淇衛之箭。則又不始寇河內矣。總之淇園自有竹。又自有王芻扁草道。元兩存之。近是過殷墟。止淇縣。卽古朝歌地。舊傳邑號朝歌。墨子迴車而論語。讖曰：邑名朝歌。顏淵不舍。弟子掩目。宰予獨顧。由感墮車。夫聲無駐耳之跡。耳無留聲之地。古人所以致嘆於好奇也。已丑見路人採榆葉食之。取嘗甚甘。陽城屑榆爲粥。卽此渡。斲脛河紂斲朝涉處。淇水之別流。過板野。一名

垺野詩所云垺野洋洋擅車煌煌者也有殷大師比
干墓舊有碑今折止衛輝殷紂都也庚寅迂道往輝
縣游百泉近縣有白雲山登之可望原隰止于邑辛
卯出邑西門桃李芳菲秀麥盈疇五里許至蘇門山
下百泉泉傍山根若平湖息于泉畔書院有亭臺竹
篠叢生焉已泛舟水面可百餘畝逐處皆泉如玉串
上濺湧而徐逝如急雨乍至跳珠走沫如天星倒垂
動搖可摘如游魚吞浪呷啜有聲如淪茶將熟蠓眼
亂沸求其數惟大梵天子知四天雨點者或了然耳
何止于百其水澄澈見石底萬年苔及菰蒲生其上

隨水蕩漾嫩綠縹碧時露石板如綠霧蓋石以水活
水得石澄而日光映射以發其妖倩皆若以磨崖之
丹砂越雋之空青而粧施之不惟礫石有磯珠之形
雖枯枿陳莎亦化爲翟毛翠羽微風忽至驚紅撼綠
爍人目精搖蕩心魂其幻變莫可詰矣近山下泉上
沸尤多爲湧金亭子瞻書舟折而右登清輝閣聞水
聲轟怒蛟騰捨舟過贛祠卽衛源登邵子棲隱處邵
子范陽人其父古愛百泉山水遂卜居慶曆間邵子
過洛陽愛其山川風俗之美有移居志嘉祐七年王
宣徽宣洛就天宮寺天津橋南五代節度史安審珂

宅故基以郭崇韜廢屋餘材爲屋三十間迎邵子居之遂與富公諸人游後富公令其客孟約市對宅一園皆有水竹花木之勝夫以百泉之秀美而更移居洛中舍靜就喧豈以寥寥無友故耶其右爲蕭臺嵇叔夜遇孫登地也叔夜家白鹿山下去此最近常采藥於此與登遇登邑人也登所言才高識寡固已逆知叔夜之不終使叔夜深味其言而早作散髮採薇之事或可以免或曰叔夜臨刑悼廣陵之莫傳此曲果自製歟抑古調也予曰古調也一名止息昔應璩與人書云聽廣陵之清散傳玄琴賦云馬融譚思于

止息德璉季長俱在康前則其來久矣劉潛琴議云
杜夔妙于廣陵散嵇中散就其于猛求得此聲是授
受有據而好竒者或云黃帝伶人或云月華亭鬼皆
屬幻妄乃韓臯又以矜臆創爲瞽說以爲魏晉之際
代德將王王陵母丘儉文欽諸葛誕相繼爲揚州都
督咸有匡復之謀皆爲司馬懿父子所誅康以揚州
故廣陵地故其曲曰廣陵散言魏國散亡自廣陵始
止息者晉雖暴興旋即止息其音哀怨悲激隱于鬼
神以避世禱臯皆不知爲古人遺曲妄稱叔夜自撰
故有斯訛新舊唐書采而錄之竒而不典豈足傳後

稗史載會稽賀思令月下見叔夜爲傳此曲則是廣
陵散後未絕也今書屋中祀宋諸大儒何不于此處
建一空以祠叔夜下數百步卽爲公和土窟公和以
楊駿之逼去此止洛陽知其必敗詐死楊氏葬之洛
陽北邙其後常見形黃馬坂上作書寄洛中故人以
生死爲遊戲實雲霄之勝賓寧可以常情測還飯于
書院中郎曰此共城陷也取水試茶在中冷慧山間
日已暮宿霧盡收始了了見太行若雕刻人馬虎豹
花鳥蟲魚之屬甚可愛玩中郎朗吟曰黃花白鹿知
名寺荆浩關仝得意山皆太行山中勝處去此不遠

惜不得游也。憇于一山家，墅有樓可眺山行倦，暇坐少時，但覺天紳四至，滂沱不休。院外梨花盛開，如積雪。壬辰游九山，山去邑十里，上亦多斧劈石。以上有九峰，故曰九山。亦曰共山，共伯和所居也。昔周厲王出居于葦，共伯和攝王位，故改元共和。厲王死，太子靖返國，共和遂歸。共魯連子云：和有至德，尊之，不喜廢之，不怒。逍遙得志于共山之首。莊子云：許由娛于潁陽，共伯得乎共首，謂此山也。共和讓王高蹈之跡，與許由同，而馬遷不惟不列之，傳乃指共和紀年爲周召共和之故，亦太踈矣。登絕頂，望太行山形，藻甚。

中郎又云近此有三湖寺侯趙川盤谷皆奪繪事予
曰卽往一遊中郎曰吾眷屬多不能久客此爲州縣
擾候他日野服簾杖携子共來未晚癸巳止新鄉乙
未渡黃河河中見廣武山楚漢大戰處中郎曰此卽
連嵩少諸山者也宿滎澤穆天子傳曰甲辰天子浮
于滎水奏廣樂一水東北流卽黃雀溝謂之雀梁丙
申鄭州途次有流水云卽賈魯河止于州丁酉憇郭
店卽楊朴乘牛往來處朴常入嵩山構思爲歌詩與
魏野齊名旣被召爲諫語辭去作歸耕賦見志真宗
朝諸陵道出郴州陽以束帛夫隱士文士皆國家之

鬚眉也舉世貪功名如膏火亦宜禮一二隱逸之士以獎恬靜所謂不淺之地無用之用邈矣此避永不復追矣近店有謝花城不知何以名今邑內大隗山畔又有御花園相傳爲黃帝種花處涉黃水出太行黃泉所謂黃涎水也東至鄭城北入于洧止新鄭戊戌次于邑遊于溱洧子產乘輿渡人處按洧出西山至近郊溱乃合流溱水源出密縣卽澮水也亦名鄒水水南經鄒城春秋小國爲鄭所併史伯答桓公曰若虺號鄒皆君之土所謂前莘後河左洛右濟王丕隗而食澮洧者也不隗卽大隗其水平時深及馬腹

夏秋間雨則山水泛漲高十餘仞奔騰而下不可以
橋子產乘輿濟人時月無紀豈其十一月二月不成
杠梁止假乘輿哉此高文襄碑中意也全文見本邑
子產祠碑不具錄過橋登鳳凰臺上有塔詢不知所
自己亥涉溱洧始見油菜黃花鬱然路若深溪兩岬
壁立皆千古人跡蹄輪所成積雨注焉過澗水源發
大隗山卽具茨山也亦名大隗黃帝問道處岬畔仙
姑洞從土穴達于顛得平坦地有數椽塵鞅倦極多
暫停焉昔文潞公守許作修竹園有竹二十畝引澗
水灌其中卽此水晚至禹州其城北爲潁水石梁整

潔可愛水經潁水經陽翟縣北卽此地也其尾入淮
宿壩中脩竹翠栢宛似江南人家別業予歲甲午曾
住此月中飲青栢下今十七年矣庚子天微雨垂楊
嫩綠官路作麴塵色止襄城辛丑涉汝水水出魯陽
之太孟山黃栢谷東至堯山西嶺下分流一爲汝一
爲漁堯山今伏牛山說苑曰襄城君始封之日服翠
帶玉徙倚于流水之上卽是水也城始以周襄王居
之故名襄城楚盛周衰蚕食中原此地卽爲楚地所
謂楚王城畔汝水東流者也前爲首山按天下名山
六而三在中國一爲首山往曾遊焉都無奇峰異嶂

不知何以鴈行靈嶽豈以鼎湖重耶此山接紫雲山中一竇如永巷古置關楚之險正在此近方城山故曰楚國方城以爲城又云楚爭強中國多築列城于北方以逼華夏故號爲方城唐勒曰我是楚也世霸南土自越以至葉垂弘境萬里故號方城然楚有方城又別有方城因方万二字相似故楊用脩疑方城卽爲万城非也万城在今當楊盛弘之云葉東界有故城聯絡數百里號爲方城一曰長城其無基築處則連山相接而漢水亘其間是時列國各築長城故楚亦有之万城在葉此其一徵左傳襄公十六年楚

及晉戰于湛坂楚師敗績遂侵方城之外湛水正近
昆陽方城在葉此一微也壬寅路多磽确澶醴水
止舊示按醴水出南陽雒衡山水經注醴水又東過
葉縣北卽此處也其地有王喬飛鳥遺跡仙中有三
王喬一周太子晉名王子喬一食肉芝者與漢葉令
爲三矣去此三里許有喬墓喬已仙去不應復育馬
鬣豈所謂殮琅玕之華而更營丘墓者耶昔黃魯直
曾爲此縣尉又城南三百步卽省禪師道場傳燈錄
所謂葉縣脊也今三戶蕭然安堵淨藍憇于保安驛
光武昆陽大戰處此路兩山映帶西掖之山稍近翠

色撲人峰巒起伏不知果何山東掖山稍遠然展旆
飛檜嶽嶽有生氣止裕州癸卯過博望驛卽張騫故
封甲辰止南陽夜話坐客云嚴光會稽人光武未嘗
游會稽不知何以爲故人予曰嚴光南陽人以避亂
客會稽考之任延傳云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
南者皆未還中土如董子儀嚴子陵延皆待以師友
之禮可知光爲流寓然子陵娶梅福季女爲妻豈避
亂會稽後始娶妻耶今人因後漢之誣遂以本地高
賢爲產于他方耳乙巳渡涓水水經注涓水又南逕
宛城東卽此地也張繡反曹公公長子昂遇害在此

水上矣。曹公料無遺策，乃以一婦人之故，致冷骨肉，隕亡身幾不保。然令智昏耳中，郎聞予言曰：天下何事不被紅顏壞也？營綜世事，猶然況有志出世者乎？止材水沿路，枳殼編籬，已有襄中風景。閏三月初一日丙午過光武故里，憇于范蠡鄉，卽宛之三戶地。是時文種爲宛令，范蠡佯狂，故曰范蠡吠于狗，賈文種見而拜之。吳楚春秋調楚平王時，文種爲宛令，佯狂不治事，則二人皆狂矣。豈當時楚人皆狂，而以不狂者爲狂乎？抑見楚風不競而托逃之也。夫覆楚沼吳，無非楚才。楚釋其才以資他國之用，悲夫！越絕書謂

伯蠡以霸王之氣見于地戶故子胥挾弓矢以干吳王遂要大夫種入吳後又云地戶之位非吳卽越乃入越竟致越霸卒如其言昔三星聚虛危而管鮑投齊霸氣見地戶而范文入越其地爲南陽同其事同矣止新野丁未涉白河卽清水從南陽經新野沙堰等處入漢此後多崇崗巨巒便與中州異矣止呂堰戍申沿路多木香花開如錦幄風色甚惡不見襄中諸山近樊城始了了渡浮橋息于城外邸舍晚步城西大堤遊龜山上有擦擦石古砌臺唐詩云騁望臨香閣登高下砌臺卽此處也郡人多以三月三日遊

其上有先主亭山石甚佳風大作不及遊已酉遊
謝公巖巖卽謝希逸遊處時希逸爲江夏王義恭太
宰長史領遊擊將軍隨鎮襄陽性耽山水每政隙卽
出遊于此至今稱謝巖矣出城三里過大堤秀麥盈
疇初日暎射千山遙見樓臺隱現綠樹中甚秀媚入
門爲堂三楹堂後卽巖也石壁下覆有若脩廊紫藤
上蔽清泉時注沾濡巾屨真浩然所謂石渠流雪水
也唯色冷碧有若積鐵時山冶雲幻霞上勒數行字
乃趙清老祭陣亡將士文予謂遊侶曰當亂離之時
此地爲大戰場雖欲一刻有泉石之樂也豈可得哉

折而右上數十武得小閣閣畔有徑路登崖上有樓
可望漢水白沙晶晶晃人目睛有洞有室有皇可枕
席上俯挹素瀨下巖取道峴山之阿有墮淚碑遺跡
碑文爲蜀人李安所撰一名興初爲孔明宅碣其文
善及爲羊公碑時人始服其才游峴石寺登山穿松
林中至朝陽洞石壁披剝雲霧甚秀稍爲石廬所蔽
中有石卽疊翠石又半里許至寺寺之上爲洞隆隆
若夏屋旁石壁有字依稀可識爲胡旦謝泌陳堯咨
竇學下闕一字胡宦此卽卜居謝正守襄陳方守荆
皆名士也右有一石亭獨立搖搖欲墮卽峴石石畔

有石几石榻榔梅覆之晚回謝巖小酌庚戌作隆中
遊過檀溪寺卽玄德躍馬處寺已敝惟有二栢纓絡
纍纍此地舊有鴨湖上承污水與檀溪相通灌于習
池是襄陽城西往皆浩然巨浸今爲平陸矣數里有
的盧塚古今多少人類皆夷滅無聞而的盧塚墓猶
存名同天壤不朽的盧亦何可及當天下多事不惟
勇將謀臣項背相望而追風躡電之足騶驪按轡以
供疆場之用是時操有絕景洪有白鶴布有赤兔飛
有玉追幾與八駿爭奇至孫權合肥之戰亦借霜蹄
一躍以絕危梁夫大平無事之時不畚田則鹽車耳

安所騁其奇故知世亂而後戰將名馬顯戰將名馬顯而世道又可知矣初玄德之投曹也曹公贈以驄馬使自至廐選之歷名馬以百數莫可意者次至下廐有的盧馬委棄莫視瘦瘁骨立玄德撫而取之衆莫不大笑其後奔荊州聞騰躍事衆乃服則玄德固具伯樂之鑒矣馬之躍也其所以報知己恩耶十餘里至万山爲杜征南沉碑處與峴山紫蓋山爲三峴王仲宣居此山間山枕襄水飛流注射隔岬白沙如雪綠樹封天其中有井卽王粲井也井有石欄唐初移置于襄州刺史官舍而爲文以識之故王粲石井

欄記有二一于頔撰胡證書一甄濟撰彭朝議書于頔英雄且通禪理而甄濟卽狂瘖不住祿山者也夫仲宣之在當時羈旅流落不爲劉荊州所重其登樓作賦直若怨若訴若無以自容于天地之間者及至異世無論片甲一毛世所共珍雖區區一無用之井欄比之于敦彝鐘鼎相與尊而奉之而爲文章以侈大其事則甚矣才士之貴也過慶壽寺寺極華整走隆中卽伏龍山也万山緣江詰曲南走至伏龍山隱隱若龜背起山口西向如一竇其中含聚群峰流泉界道古木蒼藤封天蔽日奇石巉巉巖洞突兀景有

八所謂三顧堂六角井古栢亭躬耕田梁甫岷抱膝
石老龍洞小虹橋半月溪野雲菴也訊所云草廬處
已爲王家幽宮矣大約因山爲墻因水爲池因崖爲
屋因夷爲田不出戶而山中所宜有者皆備極遠極
廣極清極腴孔明擇而居之可謂神眼可見隱才後
世以躬耕南陽一語遂疑其跡在南陽不知兩漢皆
以南陽郡爲荊州刺史治荆襄皆隸焉南陽其總轄
郡名故耆舊傳或稱荊州諸葛孔明自稱曰南陽有
以也習鑿齒去孔明不遠其寄桓祕書曰西望隆中
想臥龍之吟縷縷皆襄中事明明如此何復致疑且

考漢初平元年魏已得南陽遣將屯樊城以窺荆襄
至十二年先主始見孔明于隆中其不應涉敵境而
訪賢也亦明矣若夫殷芸小說謂孔明所居乃南陽
之墟耳非南陽也其說似言無據出隆中已暮辛亥
過習家池泉從後山來灌一小池滙于門外大池其
上爲鳳山前見鹿門漢水環之隆中幽邃此處爽豁
皆栖隱之勝地也水經注大略言沔水承鴨湖逕峴
山至習池習郁依范蠡養魚法作大陂一長六十步
廣四十步中起鉤臺列植松篁則當時習池之水通
于漢沔洪流不直取給于泉又云作石泱逕引大池

水于宅北作小池。楸竹夾路，蓮芡覆水。是山季倫游宴處。卽今門外池也。舊志此山名臥龍山，上有望海亭。又云鳳凰山泉名鳳泉，訊之故老云：往時習家之水通渠南流灌田，無數自嘉靖中南狩，承天清道者盡夷其渠，泉流委瀉于大江，殊可惜也。按子美故宅亦在習池上，其右爲谷隱寺，寺已敝，走麥畦中看古碑，過潼口從此至宜城數十里，卽古所云冠蓋里。今惟禾黍時有殘碑耳。止宜城壬子道中，兩山出左右，掖生動，淡冶止麗陽驛。癸丑山路崎嶇，雨色黯黯，止石橋驛散步畦間，見農夫播種者，頗覺田間之樂甲。

寅從石橋發綠雨若織止荆門游惠蒙泉泉在西門外過橋度山足有雙泉出山下滙于池泉上拂若珠大約同蘇門百泉云泉上有黃魯直所書惠泉蒙泉字近黃平倩亦書此二字過象山書院門外流水從石橋落于澗聲甚震裂雖旱潦如常至唐安寺佛頂上舊有珠光耀爍人今惟一存日已暮不及細觀乙卯雨不止晚稍霽共坐塹上望山色新月照人丙辰過虎牙關楚之喉舌也石凜凜如刀劍過卓刀泉共土黑名爲墨城壯繆曾卓刀于此故名今荆州近玉泉亦有麥城正壯繆授命處墨麥二字訛也止建陽

驛驛宇搖搖欲墮予乃移宿道旅丁巳過龍陂橋此地有龍陂古天井水也以有龍見于其中故曰龍陂昔楚文王自秣歸徙都于此卽今紀南城城南有赤坂岡下有瀆水名曰子胥瀆蓋吳師入郢所開謂之西京湖其水注于龍陂一名楊水北會三湖經清暑章華諸臺入于沔楚都于此今尚有郢城崇阜極多所云莊王鈎臺者猶有可識其臺榭在今三湖化爲洪流陵谷波塵變幻自然暮止郢城次沙市登汎鳧舟逐塵鞅中月餘心神忽冗百節皆痛忽登舟萬里捲雪寒月照水身爲之輕至三月十五日庚申渡江

見大人于息心堂止篔簹谷自發軔至抵家凡五十
餘日以途中遊山故淹借行二孝廉爲李素心名學
元弟雪里名致道袁子曰予自去歲春仲別篔簹谷
今復還已一年餘矣天能慳予以榮不能奪予閒也
谷中竹萬竿翠色欲滴暇則登汎鳧走沮漳于紫蓋
青溪之間覓一息影之地吾願畢矣夫安知慳我者
之非福我也哉